



贵州考古破题“出圈”

贵安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贵州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再下一城,累积8次获此殊荣,也让偏居西南曾被认为“无古可考”的贵州破题“出圈”,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

贵州的古老,有“实”为证。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最迟距今30年左右,就有古人类开始活动在今天的贵州省境,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洞穴遍布,为古人类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地。迄今为止,贵州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百余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等教授认为,贵州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名列前茅的地区。



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特色考古之路

伴随着十大考古成果评选,贵州考古热度空前。近年来,贵州在史前洞穴考古、流域考古、夜郎考古、土司考古、屯堡考古、冶金考古、扶贫考古、公众考古等方面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贵州考古努力推动以新成果、新课题“破浪”,以新探索、新开拓“出圈”,走出一条“特色专题考古”之路。

作为“特色专题考古”的典型代表,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与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招果洞遗址相继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3处贵州史前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度刷新了人们对史前文明的认知。

在流域考古专题中,发现了锦江流域、清水江流域、赤水河流域自旧石器至宋明时期的遗存,尤以先秦至汉晋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文化面貌沿河流的传播交流互鉴,体现贵州往四周发散的河流作为文化、经济、政治通道的作用所在。

土司考古是贵州“特色专题考古”的耀眼明星。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几乎囊括了中国考古的各类奖项。遵义海龙屯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发掘项目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夜郎考古专题则揭开了贵州历史的诸多谜题。去年,赫章可乐遗址启动全面系统的考古勘探,摸清了可乐遗址各类文化遗存家底,为可乐大遗址保护和可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考古一张图”。

带着学术目标推进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贵州在配合水库、梯级电站以及沿河旅游公路建设工程中尤为突出,对流域文化面貌的系统认知,更是在这一专题考古中获得。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等遗址的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考古热度空前

细数贵州的考古成就与历史文脉,近十年来,贵州几乎包揽了中国考古奖项大满贯。1项“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1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世界文化遗产”、8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贵州考古人用干劲、拼劲和闯劲,夯实了贵州文化自信的底气。

考古成果是贵州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最好例证。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上唯一一颗距今165万年的茶籽化石就珍藏在贵州,这颗四球茶籽化石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的最古老的茶籽化石,几乎平息了世界上茶叶专家们对茶起源的争论。如今,贵州

在不断扩展茶叶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与世界共享贵州好茶。据了解,2021年贵州茶叶出口总量5937.9吨,出口量、出口额增幅均为中国第一。

前不久,韩国《中央日报》在其刊发的《这里并不蛮荒 远古贵州“人气”很旺》文章中评价说,“历史的回声,正在今天的贵州大地上不断回响。”该文章除发布在《中央日报》及其官网上,还发布在Special Times、韩国biz、韩中21经济网等韩国主流媒体,总曝光量近300万。

打开搜索网站,输入关键词“贵州考古”,全网搜索结果达到5190万条,各种形式多样的报道和相关咨询被检索出来。不仅得益于贵州突出的考古成就,还有各种别开生面的讲座和公众教育活动;不仅激活了大众对贵州考古的好奇和热情,还助推了贵州考古热度的攀升。

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看来,历史脉络逐渐厘清的贵州,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网红”。

从考古到旅游

近年来,国内持续发酵的“文博热”,让以考古遗址和博物馆这一具有更高文化含量的旅游备受青睐。作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考古成果正逐渐转化成为文化旅游场景,成为贵州奋力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注脚。

在贵州荣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考古遗址中,海龙屯在保护和利用上逐渐走向成熟,成为对公众开放的“旅游目的地”。海龙屯在发掘过程中,就进行过形式多样、旷日持久的公众考古的探索,曾有学者称其为“公众考古的典范”。

考古领队李飞个人所撰写的海龙屯考古手记,在媒体持续发布了36篇,考古工地的开放和各种深入浅出的考古讲述更是常态。2015年7月,海龙屯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成为贵州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如今,海龙屯已经成为众多游客追捧的旅游目的地。

“社会使命一直被考古人视为己任。”周必素认为,新时期的考古工作,已经不仅仅是象牙塔的学术任务。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和成果发布,对遗址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将成果奉献给研究人群和社会大众,让遗址公园助力贵州文旅产业发展,才算是圆满地完成了考古的全过程。

从贵州当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8处考古遗址中不难看出,无论是贵州已有的考古成果,还是公众考古的要求,抑或是文旅融合的大势,跟随考古遗迹穿越古今发现精彩贵州的旅游新体验,必将成为贵州旅游发展的新尝试。(来源:《贵州日报》)

延伸阅读

细数贵州八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自1993年起,贵州共入选8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赫章可乐遗址墓葬、威宁中水遗址、海龙屯土司遗址、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牛坡洞洞穴遗址、招果洞遗址、大松山墓群项目先后获此殊荣。

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入选时间:1993年

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六盘水盘州市(原盘县)珠东乡十里坪村,是一个发育于厚层灰岩中的巨大的溶洞,由5条洞道组成,最上层洞道与最下层洞道垂直高差达115米,洞系总长度达1660米。1992年至2000年,共发掘石制品3000余件、人牙化石4枚,43种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烧骨、炭屑。遗址堆积层的年代在距今约33万年至13万年之间,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遗址,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赫章可乐遗址墓葬
入选时间:2001年

可乐遗址位于毕节市赫章县城西约60公里处,在遗址9.4平方公里范围内缓坡丘陵地上,分布着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20世纪50年代末,省、地、县文物考古部门发现了可乐遗址,并发掘出数百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物,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墓葬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对揭示古代夜郎文化面貌,探索夜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贵州近年实施夜郎考古计划以来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威宁中水遗址
入选时间:2005年

中水遗址位于毕节市威宁县与云南省昭通市交界处,包括吴家大坪、水果站、鸡公山、营盘山和新街等几个地点墓地。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沟等200余处,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中水史前遗址群的发掘,是贵州第一次发掘出功能较为全面的史前聚落遗址,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考古的许多空白。

海龙屯土司遗址
入选时间:2012年

海龙屯土司遗址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大山深处,曾为杨氏土司的“夏宫”和战时军事中心,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年),现存主要是明万历年间(1595年至1600年左右)的遗存,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核心区域1.59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防设施、行政及生活设施、手工业设施、交通设施以及水井遗址5处,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保存最好的古军事城堡建筑遗迹之一,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入选时间:2014年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位于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该墓地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墓葬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杨价夫妇墓出土了成套精美的金银器,为深入研究南宋时期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等提供了重要材料;杨价墓及其墓垣的确定,为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入选时间:2016年

牛坡洞洞穴遗址位于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角山组,发现20多个人类个体,是中国单个遗址出土墓葬数量最多的早期洞穴遗址,相继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牛坡洞洞穴遗址对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入选时间:2020年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在距今4万年延续至2000年前,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年代连续,十分罕见。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器最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华南地区最早的人类埋葬行为之一。该遗址遗迹、遗物丰富,发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反映了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延续时间长、比较好地保留远古人类栖居遗迹”的特点。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入选时间:2022年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安新区马场镇,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大松山墓群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延续1400年,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出土文物众多,包括陶瓷、金属、珠饰、有机物等,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文化面貌,时代差异和联系都很明确,为建立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研究西南边疆古代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提供重要依据。(来源:《贵州日报》)

礼赞革命英雄

——大型交响黔剧《无字丰碑》在遵演出侧记

方寸舞台礼赞革命英雄,传统戏曲再现感人历史。

3月30日、31日,一部以贵州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的革命经历为主线的原创大型交响黔剧、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无字丰碑》在遵义大剧院上演。

88年前,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任书记——林青以“愿洒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诠释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精神。为了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把生的希望

让给同志,他牺牲时年仅24岁。

时间为轴,一脉相连。贵州省黔剧院将林青的故事搬上舞台,创作黔剧《无字丰碑》,以黔韵黔腔带领观众走进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该剧以1934年至1935年中国革命低谷时期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背景,将贵州地下党人的个人命运和国家信念巧妙融入情节设计,展现了革命年代活动的特殊性。特别是在情节设计上,以悬疑特色环环相扣,引

人入胜,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贵州省黔剧院院长、国家级非遗黔剧传承人朱宏告诉记者。

朱宏说:“我们运用了‘戏中戏’的艺术表现手法,将现代舞美融入黔剧中,实现‘技’与‘艺’的跨界融合。”该剧首次将黔剧与交响乐进行跨界融合,通过传统和现代的相互“碰撞”,拓展黔剧艺术表达空间。这个大胆的尝试,让观众眼前一亮。

“主创团队历时3年,将《无字丰碑》

搬上舞台,从舞台呈现、音乐风格、表演方式上,我们都力求创新表达,用当代的审美来诠释红色精神,寻找与年轻人的精神共鸣。”《无字丰碑》导演陈涛表示,该剧打破了传统戏剧顺序化叙事模式,将叙事节奏和人物命运融为一体,增加了戏剧的感染力和张力。

此次在遵的两场演出座无虚席,观众纷纷表示,这是一台充满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的舞台艺术精品。(记者 向婧 吴凡)

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革命史诗

——《百川东到海》引发遵义读者强烈反响

贵州省首届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是一部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革命史诗。作品以1919至1949年为时间坐标,以中国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与研究的年轻人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雄儿女历尽人间艰难,最终迎来革命胜利曙光,开始崭新生活的故事。

这部由作家郑欣历时近4年创作的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由《十月》首发,被《小说选刊》选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在遵义的读者群中,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百川东到海》这部作品的成功,与作者深受传统文学熏陶、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艺术实践密不可分。作家郑欣既有女性作家的细腻优雅,又有专业作家的精炼灵动,她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还原了早期革命者的精神谱系。唯美古典的文字,表达并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创作中把自己的经验和生活巧妙地融合进去,以厚重之作回馈红色文化的精神滋养。”遵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德远说。

“百川东到海”是自然规律,预示着

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走向。“在这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中,英雄辈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百川东到海》以大格局表现大时代,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大时代又通过普通人物的命运来透视,雕刻入微,感人肺腑。作品的格局之大,体现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和精准表现之上,对生活事件的烂熟于心和精雕细刻之上,对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和描写的形神毕现之上,将人物、场景与时代三位一体完美融合的大手笔之上。通过时代与人物命运的纵横交织,凸显了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历史意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著名文艺评论家、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刚说。

《百川东到海》洋洋洒洒40万字,篇幅不可谓不厚重;故事情节从1919到1949前后30年,时间不可谓不漫长;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有名有姓或有姓无名各色人等100多位,场面不可谓不浩大。遵义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国蕾说:“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要对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看似匪夷所思,然而《百川东到海》真正

吸引了我。作为女性,我对郑欣笔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勾勒格外注意。作为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物的悲欢离合融进了家国命运的跌宕起伏,或深明大义,或狭隘自私,或情怀火热,或怨天尤人,在社会风雨飘摇的大背景下,世间万物各具情态。”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一三说:“作品从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人物多舛命运折射时代的变迁,以小见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画卷就如百川东到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者描写的社会层面广泛、人物众多,人物活动的空间自由,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有详有略,刻画得体。”

在《百川东到海》中,作者从一群最早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血青年这样小而巧妙的视角,切入一段宏大的历史,以小桥流水般的平静掩藏一个大时代的暗流涌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陈鑫说:“在国家前途、民族大义面前,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唐家

兄弟,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怀着理想和信念,最终走到了一起,和千千万万有识之士一样,百川归海,走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整部小说既有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又有现实主义的理性洞察。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呈现,以小见大,让人读罢,一腔热血在胸中久久回荡。”

“纵观整部小说,结构严谨,情节紧凑,特别是语言非常具有古典美的特征。唐府的环境、菜品的讲究、衣着的选择,除了唐老爷以外,奎果是带出这些生活环境的第二人物,也是很多重要情节的串联者。作者用不急不缓,极有耐心的叙述风格,让我们在领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背后,也有了优质汉语的审美感受。”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罗海波说。

不少读者纷纷表示,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一是时代感;二是生活味、泥土气浓郁,有生活,懂人民;三是人物典型,没有脸谱化、简单化,有原型人物的特征;四是戏剧性、情节性强,方言土语和人物的性格化语言相结合,幽默、好读、耐读、好看,语言极有特色。(记者 向婧)